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论稿

刘 翹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32开 7.25印张 162,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323·13 定价：1.60元

前 言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艺术家。他以深邃复杂思想和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世界声誉。1981年在他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和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为纪念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伟大的艺术家，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以他的成功的处女作《穷人》登上俄国文坛的。这个时期正是俄国社会的专制农奴制度急剧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过渡年代。在中外文学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多少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形态急剧变更的时代。在“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的意大利，诞生了“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①；在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莎士比亚；在俄国，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时期，产生了世界第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在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也是诞生于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年代。这是因为，急剧的社会变革与动荡，往往是以新旧思想更替为先导的，各种相互矛盾的社会思潮强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头脑，使他们对激变的现实充满了强烈印象和切肤的感受，使他们较为容易地冲破传统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束缚，内心充斥着混乱、驳杂、矛盾的思想。这样，作为

一个具有敏感心灵和十分开阔的思想视野以及异常灵敏的生活触角的伟大艺术家，就必然要把自己对生活的印象与感受，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而使自己成为时代的喉舌，阶级意识的代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社会的激烈动荡，为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复杂的社会背景，使他们在这一纷呈杂阵的背景下导演一幕幕动人心弦、令人叹服的戏剧。

卢卡契说过：“……作家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都要和一个伟大的、进步的人民运动打成一片。至于每个作家和怎样一种人民运动打成一片，这一点还不能单独的起决定作用，托尔斯泰的根源是农民阶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源在于受苦的城市平民阶层，高尔基的根源则在于无产阶级和贫民阶层。”②卢耶察尔斯基讲的更明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小市民小说家。”③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1821年莫斯科贫民区里的一位医生家庭。从作家诞生在那个残酷的世界开始，他就被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的痛苦呻吟声所包围，使他那颗童稚的心灵受到了贫病交加的平民生活的熏染。1837年他来到彼得堡，进入军事工程学校读书。该校的学生多数是贵族出身的膏粱子弟，相比之下，出身贫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自惭形秽，深感自卑自贱，但在内心深处却埋藏着平民所固有的高傲与自尊，隐抑着对不平等生活的愤懑与不满。这就促使他的思想逐渐地激进，把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奉为自身的信念，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集会。这一信念，直到他生命的最终一天，也没有完全消失。卢耶察尔斯基正确地指出：“他有过盼望革命斗争的个别的微弱表现，这些都给他整个一生打上了烙印。连专制政府给予他的打击、连苦役的纪律，也没有把他

心中的革命的春天的声音湮灭掉。”④这就是说，生活在被资本主义飓风冲击下的大城市彼得堡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那种深沉地同情平民的悲惨生活、对社会罪恶的不平抗议、并坚信人类美好的未来的人道主义情绪，在他一生的创作中时强时弱地一直起着作用，而这恰恰是他的思想威力与艺术感染力之所在。

但是，作为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平民意识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还有另一方面，即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特别是当他们的美妙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撞碎之后，这种劣根性就会以赤裸裸的形式暴露出来。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青年进步团体的活动而被沙皇政府逮捕，同年11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死神的威吓，苦役犯生活的折磨，不仅损害了作家的肉体，使他原有的癫痫病不时地发作，而且也伤害了他的灵魂：年轻时代狂热的心灵已变成冰冷，早年的革命幻想已变成破碎的回忆，过去在团体集会上激愤地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现在他却反复背诵着《圣经》。他沉思往事，观察现实，结果却认为：俄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完全脱离了人民精神这一牢不可破的根基，即脱离了俄国人民长期积淀下来的宽容忍顺、和谐虔诚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俄国人民抵御资本主义意识侵蚀的有力武器。因此，一切形式的反抗，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会增强社会的罪恶，使人们道德更加沦丧。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小市民的第三条道路上为自己寻求解脱。这第三条道路就是宗教。”⑤他认为，只有“通过祈祷、礼拜、香烛、忏悔和圣餐去接近另一个世界，他们认为到处是宁静和光明的美好世界。”⑥这一在流放地形成的宗教观，当作家于1859年底返

回彼得堡重登文坛之后，一直对他的创作起着消极作用。

在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内心世界的基本和音，正是这两者之间的搏斗：一方面是用虚幻的宗教办法解决恶的问题，虽然他自己并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通过革命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那样恶毒地、但也是徒劳地反对革命。”⑦这一混乱的、矛盾的、分裂的“基本和音”，正是向某种新的、模糊的时代过渡时，被它吞噬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内心不安的投射，这也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异常深刻的时代感。

※ ※ ※

1905年，高尔基在《谈谈小市民习气》一文中写道：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辩驳的，就描写的能力而言，他的才华也许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之并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他的天才的“描写的能力”，他那具有创新意义的独特的艺术手法，就是他本人概括出来的“虚幻的现实主义”，或称之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这种现实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主要区别就在于主观性与内向性。它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着意揭示人物最隐蔽、最深层的心理活动。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一些内心分裂的二重人格和异于常人的变态心理的典型。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就是十分复杂的，他

又富有偏激而带神经质的气质，长期生活于犯人中间，而且本身就是癫痫病患者。这些对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不能不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往往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主观感受，用狂热的痉挛的手投射到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心灵之上，使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与内向性是相互联系的，他常常通过自我感受来揭示“俄国人在近十年精神发展”和“刻画人的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⑧在他的作品中，事件往往只是作品的引发，而心灵的冲撞，情绪的漫延却组成了作品的主要框架。《罪与罚》以犯罪与审讯构成故事线索，但实际上杀人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冲突、意识撞击却是作品注重描写的主体。事件，只是立于意识海洋里的航标，引导着读者去探索“人的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因此，他的典型是“灵魂的历史”的典型，是在危机时代产生的内心充满着分裂感的典型，是在灵魂中善与恶冲突，灵与肉较量、基督与魔鬼搏斗的典型。这种典型正是当代小资产阶级人物的心理状态的深刻反映。

“虚幻的现实主义”把心理发掘当作创作的宗旨，而且又对畸形的、病态的意识感到极大的兴趣。为了要表现这种异乎寻常的心理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采取象征、梦幻、变态、甚至是怪诞的手法，把人物最隐秘的、最深层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披露出来。作家用颤抖的手，刻画出痉挛的心灵，让人物始终处于神经质的状态，甚至发疯，自杀或杀人，凸现出这种变态力量的“腐化后果”。《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失去平衡的灵魂在两极之间破碎、分裂，陷入深深的痛苦深渊，他那种近乎崩裂的思考、近乎癫狂的行为和极度厌世的绝望，就使他出现了一个病态的“自我”。于是在他那脆弱敏感的神经中不时产生各种梦境。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少人物都有梦境之旅，他们不只在昏迷狂乱状态下做梦，就是在日间精神愤激、恍惚与恐惧之际，幻觉也源源而出。对于这种无意识的心理流动，伊凡·卡拉马佐夫解释道：“在睡梦中，尤其是在发梦魇的时候，由于肠胃失调，或者其它什么原因，有时人会作很艺术的梦，看到复杂而真实的思想，看到一些事，或者甚至看到一连串的事件，由统一的纠葛联为一个整体，其中会有意想不到的细节，从最高的精神表现直到胸衣的最后一颗纽扣，我敢向您起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也写不出来的。”因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梦”作为一种揭示人物内心的一种有效手段加以运用的。他认为“梦”里可以“看到复杂而真实的思想”，可以发掘“最高的精神表现”，而达到“最本质的真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既然着重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他对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色与环境的描写，往往不象传统的现实主义所着意刻画的“典型环境”那样的具体、集中、静止，成为促成人物性格发展的客观环境，而是把它们朦胧地、零碎地、流动地描述出来，是通过人物的眼光的流盼与内心感知叙写出来，成为人物心境的对应物与人物相互依存，是经过作家主观加工的人的内心世界的具象化。拉斯柯尔尼科夫从自己象棺材一样的斗室中走出去，所看到的是污秽的都市小街，肮脏的小酒店，街头乐师，卖唱的姑娘，卖身的妓女，卧倒的醉汉；所听到的是乐师演奏的情歌，姑娘颤动的歌声，大厅里发出来的吉他声、黑管声和妇女的尖叫声，疯狂地用鞋跟踏地的响声；他所闻到的是小酒馆里的肮脏小桌上摆着的粗糙的马铃薯煎牛排发出的一股腐臭的腥味。甚至连“风也象求施的讨厌的乞丐似的呻吟着”。时

钟响着“被锁紧了咽喉似的嘎声”，街灯也象“鬼火似的”闪烁着。这一切零散的、混乱的、流动的城市即景，都成了拉斯柯里尼科夫分裂的，矛盾的内心活动对应物，使他更加心烦意乱，情绪焦躁，惶惑不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他那颗紊乱的心理状态，才把城市街景透视成零碎的、流动的、混乱的景物。

上述这些艺术手法不仅有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而且也为本世纪兴起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开辟了宽阔的河道。许多现代派作家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先驱和自己的支柱”。⑨

※ ※ ※

在我国，对待这样一位思想极为复杂的、并有天才描写能力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的研究是很不充分的。二十年代初，正值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他才被介绍到中国来。1921年9月《小说月报》十二卷“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发表了耿济之的《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在果戈理·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之后，列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人物的心理学家，是人类心灵深处的调查员，是微细的心的解剖者。”同年11月，在《文学旬刊》上，发表了西谛（郑振铎）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年纪念》，胡愈之编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谱》。1922年1月，《小说月报》十三卷一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栏里，发表了沈雁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一文，指出陀氏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的，而且这善是不可磨灭的，‘被损害的人们或许堕落到极卑污凶暴的生活里，但他灵魂中的

‘神的火花’，是不会灭的”。在专栏中，还刊登了小航和郎撰的两篇文章。1926年，由韦丛芜首次翻译了《穷人》，鲁迅先生为其写了“小引”。认为陀氏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老一代的文学工作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了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正象郑振铎在《俄国文学史略》中所说的那样：“杜思退益夫斯基（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著者）的伟大，乃在于他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乃在于他的为被不齿的被侮辱的上帝之子说话。”因此，他的小说才“深深的潜伏着一种真实的精神与隐在的感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的各种译本都先后出版了，其中上海文光书店出版的九卷十二册《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最为流行。但是对这位作家的研究却没有充分展开，只在1956年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世界科学、文学和艺术十大名人的决议，才在《译文》上转登了《真理报》的专论《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和由苏联文艺评论家撰写的两篇特邀稿，以及戈宝权的一篇纪念文字。之后，对陀氏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时期。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掀起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评论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2月23日至3月1日由苏联文学研究所和译文出版社主办的“全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讨论会”，把我国陀氏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本拙著，从1984年开始撰写，直到今天才算完成。武汉大学中文系彭启华同志和吉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复兴同志参加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我们掌握材料不多、研究方法显得“陈旧”，定有许多不妥

之处，请同行的专家与广大读者批评。

注：

- ①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49页。
- ②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二卷40页。
- ③④⑤⑥⑦ 《卢耶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17页201—202页。
- ⑧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莫斯科1973年版465,410页。
- ⑨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当代现实主义问题与现代派》，苏联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处女作《穷人》	(1)
第一节 杰符什金与巴什马奇金	(1)
第二节 杰符什金的自尊与自贱	(5)
第三节 杰符什金与果戈理的争论	(9)
第四节 沉重的抒情	(13)
第二章 独具风格的《二重人格》	(18)
第一节 高略德金是一位性格分裂的典型	(18)
第二节 人性的异化	(25)
第三节 正确地理解别林斯基的评论	(28)
第三章 文献性作品《死屋手记》	(32)
第一节 《死屋手记》的深刻揭露性	(35)
第二节 对劳动人民的赞颂	(44)
第三节 对个性自由的讴歌	(58)
第四节 诗与真实的统一	(71)
第四章 第一部长篇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	(75)
第一节 恶魔与使徒	(77)
第二节 人物的变态心理	(85)
第三节 被欺凌的牺牲者	(98)
第四节 圆整的与扁平的	(103)
第五章 社会心理小说《罪与罚》	(109)
第一节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	(111)

第二节	对当代资产阶级思潮的批判·····	(120)
第三节	贵族资产者的形象·····	(127)
第四节	妇女形象·····	(131)
第五节	青年一代·····	(137)
第六节	长篇的心理分析·····	(142)
第七节	长篇的戏剧性及其他·····	(152)
第六章	美的毁灭——《白痴》·····	(162)
第一节	情节及中心事件·····	(164)
第二节	美的化身——菲里波芙娜的形象·····	(169)
第三节	梅思金与罗果静·····	(175)
第四节	艺术成就·····	(185)
第七章	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197)
第一节	用宗教道德解决“左右两难”的问题·····	(199)
第二节	“偶合家庭”·····	(202)
第三节	德米特里的形象·····	(205)
第四节	伊凡的形象·····	(210)
第五节	善者与恶者·····	(214)
第六节	艺术特色·····	(218)

第一章 处女作《穷人》

隔了许多年之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起他青年时代的创作幻想时，曾提到这样一个构思：“那时，另一件事情，历历浮现在眼前，在某个黑洞洞的角落里，跳动着一颗九等文官的心，一颗正直而纯洁、有道义而忠于上级的心；跟他一起的是一个受尽屈辱、抑郁寡欢的小姑娘。他们的事情深深地叩动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到心碎。”^①这个构思的产儿，就是最初发表于1846年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上的《穷人》。

第一节 杰符什金与巴什马奇金

玛卡尔·杰符什金和瓦连卡的悲惨故事，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象果戈理的《外套》一样，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无限苦难和对这些苦难所感到的无限隐痛，引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共鸣。而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来说，《穷人》的出现雄辩地证明，由果戈理和别林斯基共同开创的“自然派”文学业已后继有人，这株植根于俄罗斯土地的现实主义大树充满着蓬勃的生机。

读《穷人》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与果戈理的《外套》之间有着某种亲缘关系。玛卡尔·杰符什金与阿卡基·巴施马奇金简直是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跟他的兄长一样，玛卡尔·杰符什金也是某部门的缮写员，近三十年来，他的岁月就是

在整日伏案抄写公文中流逝的。小公务员的生活注定是灰色的、暗淡的。他没有任何生活乐趣，对幸福、欢乐也从不抱任何奢望与幻想。我们不知道他的月薪有多少，但每月五卢布的伙食，已经足以想象他的境况会糟到什么程度了。他有过一件还算象样的大衣，但后来不得不卖掉；他也有过一双靴子，但已经穿得只剩鞋底。屈辱是穷困的忠实姐妹，于是，他在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眼里也就变得连一块抹布都不如的人，不时无端地受人嘲笑和挖苦。所有这些贫穷和屈辱，我们同样能够在《外套》中的巴施马奇金那儿见到。正是这些方面表明《穷人》是在《外套》的强有力的影响下写成的。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穷人》只是对果戈理《外套》的简单的事仿。果戈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应当是溶解性的和诱发性的影响。他是凭着艺术家的直感，赋予了自己的处女作以更加神圣的使命：力图揭示出孤苦无告的人物美好而丰富的灵魂。别林斯基在谈到巴施马奇金与杰符什金的差别时指出：“许多人可能认为，作者想通过杰符什金来揭示一个智力和能力被生活所压榨、轧瘪的人。这样想，是极大的错误。作者的思想要深刻和人性得多；他通过玛卡尔·阿历克赛耶维奇，告诉我们，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②的确，同《外套》相比，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独到之处。

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都是沙皇时代被蹂躏的“小人物”的凄凉命运的真实写照。然而，关于巴施马奇金的精神生活，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巴施马奇金的悲剧显然不在于被人抢去了一件外套，而恰恰是在于长期的压抑竟把一个人变成了极其卑微可怜的存在。在巴施马奇金那儿，人格的尊严、自我的价值已经被贬低到乌有的

程度，心灵的神圣火花已经熄灭，以至于他的全部精神志趣统统寄托在一件价值八十卢布的外套上，一旦这个身外之物被夺走，他的生命也就崩溃了。这个备受屈辱的小人物引起我们深深的哀怜，但却无法激起我们对他的赞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玛卡尔·杰符什金则不然，在他的灵魂深处潜藏着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渴望，而一旦遇到某种契机，心灵便会迸发出耀眼的人性火花。这个契机就是玛卡尔·杰符什金对瓦连卡的爱情。这是两颗苦难的心的碰撞，就象两朵带电的云，在天边静静而孤独地浮动着；忽然，它们碰到了一起，即刻发出夺目的闪光。就在这相互撞击的一瞬间，它们由原先抹布似的样子，变得一片灿烂辉煌，现出无比动人的奇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地在小说中安排了爱情这个极为重要的情节。在这里，爱情的意义远不是为了给灰暗的小公务员生活上涂上一层罗曼谛克的玫瑰色彩，而是通过它展示主人公灵魂最隐秘处的全部美好，唤醒主人公的自我价值和人格尊严的自觉。

玛卡尔·杰符什金对瓦连卡所奉献的爱是无比丰厚、无比纯洁的。他把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女从歹毒的女地主手里拯救出来，保护她免遭坏人的侮辱。他把原来在孤寂中集聚起来的全部感情，把他整个紧缩起来而又想要急切向外喷涌的爱恋全都奉献给瓦连卡。在这苦难的、相濡以沫的境遇中，玛卡尔·杰符什金表现了最动人的思想情操。这是一种混杂着情爱、父爱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复杂感情，然而却又是真正崇高的感情。这是一种无私的不企望任何酬报的奉献和给予，而对于一个人来说，能够如此慷慨地给予和奉献，也就意味着他的精神的富有。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包含着一种真正的

爱情的辩证法。正象黑格尔所说，高尚的爱情仿佛是一种“自我”的否定，这个“自我”只有在对方身上生活着，才获得了它的意义。同时，“爱情的内容只有恋爱者的自我，由另一个人（恋爱对方）的自我反映出来，恋爱者从这反映中又感到自己的自我”。^③对于玛卡尔·杰符什金来说，爱情正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他所爱恋的姑娘，与此同时，在姑娘那儿，他又获得了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

爱情唤起了玛卡尔·杰符什金对自己人格的自觉，他给瓦连卡信中说：“自从我认识您之后，首先我对自己了解得更清楚了，也就爱上了您；在我认识您之前，我的小天使，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好象是在世界上睡觉，而不是活着。那些恶毒的人，他们说，就连我的外表也是不体面的，他们讨厌我，于是，我也开始讨厌我自己了；他们说我笨，我也确实认为我笨。可是您在我面前一出现，就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生活，因此我的心和我的灵魂都亮了，我得到了内心的安宁，认识到我并不比别人差；只不过我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没有漂亮的外表，没有风度，可是我仍然是人，拿我的心和我的思想来说，我是人嘛。”

爱情就是这样，把玛卡尔·杰符什金引入了一个辉煌的精神生活的殿堂，在这里他不顾屈辱和压迫，顽强地意识到了做人的尊严。而这个殿堂，无论是普希金笔下的维林还是果戈理笔的下巴施马奇金，都未曾朝拜过。尽管玛卡尔·杰符什金与巴施马奇金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但前者的精神直觉和思想高度，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富于人道主义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殊贡献。在他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人这样饱蘸诗情地描绘过挣扎在彼得堡底层的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正象杜勃罗留波夫讲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愚笨的人身上发现一种最明白的健全思想的闪光……剖射出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个人对外部强制压力的反抗，让它引起我们的裁制与同情”。④

第二节 杰符什金的自尊与自贱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接触到这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玛卡尔·杰符什金比起他的兄弟巴施马奇金来，究竟在精神生活领域里成长到了何种程度？这是否象某些评论者说的那样：玛卡尔·杰符什金已经卸去了生活苦难加在他心灵上的重压。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连自我意识都丧失殆尽的人来说，阶级意识的觉醒则是十分遥远、十分陌生的课题。巴施马奇金便是如此，至于他死后化作一具可怕的幽灵，对那个社会所作的报复和反抗，全是艺术幻想里的故事。而玛卡尔·杰符什金则不同，一旦爱情引起了他对自己人格尊严的觉醒，随之而来，那种反抗社会压迫和不公正的意识便日益频繁而明朗地涌现在他的脑际。一天黄昏时分，他拐进了热闹的豌豆街，华丽的马车从他身旁走过，里面坐着盛装的女士。于是，就在这一刹那，玛卡尔·杰符什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贫病交困的瓦连卡。“为什么您那么不幸呢？我的小天使！您哪一点不如她们呢？您善良，漂亮，又有学问；为什么那样的厄运落在您身上呢？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好人孤苦伶仃，可是对另一个人幸运却自己凑上去呢？”爱情使他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产生了怀疑，从前蓄积在胸中的隐痛，现在由于对一个少女的爱而浮到了表面，让他自己觉察到了。他甚至激愤地提出了控诉：“是啊，那算什么入呢，那些满